为国家荣誉

# 当青春遇见奥运：冲浪少女冲击冠军梦

■黄莹莹

首批国家冲浪队队员。2019年全国冲浪冠军赛女子短板冠军。2020年全国冲浪锦标赛公开组女子短板亚军

冲浪就是一项不断挑战自我的项目，青春在冲浪中度过，在海上被一次次击倒，再一次次重来

在青春的路上，我们都是追梦人，为了心中奥运会的梦想，向前不止

扫描左侧二维码观看视频

本报记者刘博

蓝天白云下，日月湾海浪翻滚，黄莹莹身着彩色的冲浪服，抱上冲浪板划水至等浪区。只见一道大浪奔来，她立刻起身“抓浪”，冲浪板在海浪中穿梭，宛如海中的精灵。

在国家冲浪队队内测试赛中，黄莹莹完美表现了“回切”等冲浪技术动作，穿梭、折回，就像在海浪上画了个“S”。“在浪上的感觉就是放飞自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等待一道好浪来，然后做出完美的冲浪动作。”黄莹莹说。

“青春就是要无谓失败，不断从跌倒中站起。冲浪就是一项不断挑战自我的项目，青春在冲浪中度过，在海上被一次次击倒，再一次次重来，在青春的路上，我们都是追梦人，为了心中奥运会的梦想，向前不止。”面对记者的提问，黄莹莹笑得一脸灿烂。

今年20岁的黄莹莹，家住海南省万宁市日月湾边上的田新村。日月湾拥有高质量定点浪和沙滩浪，是国内著名的冲浪胜地。8年前，在万宁市政府的资助下，12名黎族村孩子组成的少年冲浪先锋队在日月湾创立，12岁的黄莹莹正是其中一员。

“我们住在海边，但女儿不会游泳，我们原本是想让女儿学学游泳、锻炼身体的。”就这样，黄莹莹被母亲杨爱妹送到少年冲浪队。

“第一次接触冲浪，教练会在后面推板，站在冲浪板上感觉很好玩。”黄莹莹说。

冲浪中的黄莹莹。 受访者供图

从此，冲浪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迎着海浪，想着动作要领，那些不开心的事就随着海浪冲走了。”

为备战奥运，国家冲浪队于2018年正式建立。

在冲浪上颇具天赋又努力的黄莹莹，经过多年训练，有幸成为首批国家队队员。每天白天，她训练体能和技术，晚上学文化课，还会学习英语和冲浪专项理论等课程。

在国家队系统训练后，黄莹莹有了明确的目标——拿到奥运会的比赛资格，冲击奥运冠军。

2016年，短板冲浪作为新增的5个项目之一，进入东京奥运会。为了心中的奥运梦，她决定从长板改练难度更大的短板。“短板有更好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但对于身体平衡性的要求更高。要让冲浪板和身体融为一体，才能发挥出好的动作。”黄莹莹说。

想要取得运动成绩，就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每天在海边风吹日晒，还要忍受狂风暴雨、艳阳高照交替的多变天气，个性坚毅的黄莹莹总要比别人多练一会。

“完成动作可能只有十几秒，等一道好浪却要十几分钟，所以我们大量时间都泡在海里。平均每天6个小时，长期泡在水里寒气重，膝盖在阴天也会痛，要通过针灸保养。”她说。

然而，2019年她却进入瓶颈期，在外参加多次比赛没有取得成绩。她坦言，平时训练几乎都在日月湾，由于更换新的比赛场地和住宿地，她并不习惯在新环境比赛。

通过教练的疏导和自我调整，黄莹莹取得2019年全国冲浪冠军赛女子短板冠军。在2020年全国冲浪锦标赛中，又取得公开组女子短板亚军。黄莹莹表示，她近期的目标是2021年冲浪世锦赛，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努力。

由于疫情影响，中国队上一次参加国际比赛还是2019年世锦赛。国家队在海南经过一年多的封闭训练，根据六次队内赛和两次体能测试的排名，确定了参加世锦赛的男、女队员各三人。黄莹莹以良好的状态通过测试，取得第三名的成绩，她将代表中国队参加2021年冲浪世锦赛。

冲浪是一项对体能要求颇高的运动，现在中国选手和国外选手的差距主要是力量。为了能够冲击奥运会，教练会布置能够释放“大水花”的冲浪动作，而如何将力量释放产生“大水花”，还需要成熟的冲浪技术。

“教练布置的大水花动作无法完成，我就去增加力量训练。”黄莹莹笑着说，“冲浪后变黑变壮了，穿衣风格也有改变。以前很喜欢穿裙子，现在多数时间穿运动装。”黄莹莹说，冲浪让她的性格变得开朗，人也更自信。

因为冲浪，她从海边黎村出发，走向了世界。“希望未来能去更多国家冲浪，去征服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冲浪点。”黄莹莹说。

为传统技艺

# 当青春遇见舞台：一束青丝舞“飞天”

■刘枭

西安战士战旗杂技团演员，中国屈指可数的高空“吊发”艺术表演者

那一瞬间，我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应该站在台上的

只要你不考虑放弃这条路，就能一直坚持下去

没有谁的青春是一帆风顺的，只有不断地去拼搏奋斗，才会接近自己的梦想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视频

本报记者韩啸、王泽

翠绿竹海幽林间，划过一位红裙少女的身影，或旋舞、或飞天，“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不同寻常的是，舞台中央的她仅借力于头顶的一束头发。

她是演员刘枭，来自西安战士战旗杂技团，今年18岁，是中国屈指可数的高空“吊发”艺术表演者。

“吊发”俗称“吊小辫”。和一般空中杂技不同，吊发演员要将头发编成辫子吊起身体，在空中舞蹈、旋转，惊险且美感十足，练习过程艰度极大。

杂技团的老师们称呼这个说话带着东北口音的姑娘为“大宝贝”。爱笑且性格开朗的她，是团里唯一能表演吊发节目的演员。

“可是他们经常被我气得不行，我学新动作超级慢。”刘枭说自己天分不高，但相信勤能补拙的力量。“没有谁的青春是一帆风顺的，只有不断地去拼搏奋斗，才会接近自己的梦想。”

刘枭并不属于天才型杂技演员。10岁到辽宁歌舞团附属艺术学校开始学习杂技，带了她半年的老师告诉她，“孩子，你不适合干这个行业”。

“因为我身体协调性不好，学习很多动作都很慢。”刘枭坦言，当时和另外两个女生一起练习，其中一个柔软度和力量都很好，另一个则非常聪明，能够灵巧地记住动作，自己是那个既没有柔韧度也不聪明的“后进生”。

在她的记忆中，往往别人练习几遍就会的动作，自己要练习三天。但因为是集体练习，需要进度保持一致，“只能你自己练，别人在旁边站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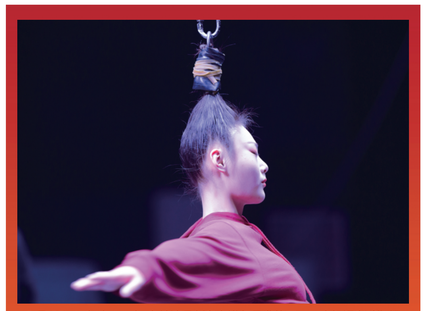
“我从没想过要放弃，学得慢我就做三遍、五遍、十遍。”那时候才10岁出头的刘枭，丝毫不服输，“其实只要你不考虑放弃这条路，就能一直坚持下去。”

艺术学校中途辍学率很高，“后进生”刘枭却一直坚持了下来。在艺术学校的第四年，她的老师刘颖偶然看到国外一位演员表演吊发的视频，看中刘枭四肢纤长，向她建议学习这种艺术形式。

吸引刘颖的这门吊发杂技事实上起源于中国民间。英国《卫报》曾报道，20世纪初期，一些中国艺人在海外街头表演这种杂技。这些杂技团的吊发艺人在空中转圈，表情闲适，甚至会表演在半空中喝茶。因为难度极大，目前国内外表演吊发的人数很少。

这项特殊的中国传统杂技艺术，深深吸引着那时只有14岁的刘枭。“外国演员可以表演得这么好，起码我可以试一试。”这个还未有过单场演出的姑娘兴致满满。

尽管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真正开始时，她深受打击。



3月25日，在陕西西安，杂技演员刘枭在进行吊发练习。 本报记者魏翔摄

“梳头发”是第一个拦路虎。传统吊发更多是一项家族技艺，梳头发这个步骤需要严格保密，从不对外公开。因此，书籍和网络上的信息特别少，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才对。

理论上，一根头发能承受的平均重量在100克左右，一头头发可以拉动重量高达13吨的东西，头发拉断时的长度达原来的两倍长。但这只是理想情况，说且毛囊能承受的重量是另外一个概念。

“梳一次发要40分钟，需要把每一根每一缕头发都梳直，不然就会弄根断掉。”西安战士战旗杂技团工作人员王莎介绍。

梅花香自苦寒来。刘枭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2017年初自己的首场吊发表演，那是在沈阳一个元宵晚会上，“紧张到不知道是怎么结束的”。

结尾动作的时候，迫光打在她身上，似乎全世界都静止了，只能听到全场潮水般的掌声。

“那一瞬间，我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应该站在台上的。”刘枭的眼睛亮闪闪的。

她告诉记者，无数次表演不同项目，吊发反而让她觉得最踏实。“我能在舞台上空听见观众的说话声。最常听见的便是‘哦，是真的吗？真的头发吗？’，这时候心中就很得意。”

毫无疑问，吊起她来的是如假包换的头发。

2021年央视春晚，刘枭与甄子丹、吴京等演员合作表演《天地英雄》武术。她还曾在《惊鸿》中表演敦煌飞天，《森林奇境》中化身童话精灵……几十场吊发演出后，她仍旧会被台下的掌声打动。

（参与记者：赵英博、魏翔）

为老有所养

# 当青春遇见夕阳：哈佛女孩办起养老院

■陈思

沈阳天柱山（远大）老年公寓院长

哈佛大学硕士毕业。2013年，陈思选择从美国辞职回到家乡，当起了养老院的院长

青春只有奋斗才会精彩，我更希望自己的奋斗是有意义的，是能为这个时代做一些事的

我希望老人们在养老院里生活得更有质量有尊严，即便未来走到离别的岔路口，我们也不会遗憾

扫描左侧二维码观看视频

本报记者丁非白、于也童、杨钰晨

“王奶奶，你还能记起我不？”拉着王奶奶的手，陈思笑着说。

听完陈思的话，患有重度小脑萎缩的王奶奶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你不是到我家串门儿来了嘛，咱进屋坐一会儿啊……”在陈思的一番“劝说”下，王奶奶终于不乱走了。

34岁的陈思是沈阳市天柱山（远大）老年公寓的院长。这个长相清秀的女孩身上有着令人羡慕的关键词：哈佛大学硕士毕业、曾经华尔街的一份高薪工作……

2013年，陈思选择从美国辞职回到家乡，当起了养老院的院长，将自己的青春和数百名银发老人的幸福紧紧相连。太多人对她的选择表示不解，她说，“青春只有奋斗才会精彩，我更希望自己的奋斗是有意义的，是能为这个时代做一些事的。”

## 最爱和你在一起

陈思的决定在别人看来异常冲动，其实做养老产业的种子，少年时期就种在了她心里。

2002年，陈思的母亲和姨妈创办了一所养老院，还在读高一的陈思便开始在养老院帮忙。“很多老人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几年，他们几乎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我对老人们也有了一种发自心底的亲切感，我喜欢和他们相处。”陈思说。

2013年，陈思接手了养老院，也从此成了令爷奶奶眼中的“全能孙女”，包揽了养老院里包括院长、心理咨询师、营养师、兼职护工、活动主持人等多项工作。

“在国外，我常利用周末时间去考察那里的养老院，并着手研究了国外养老体系和经营理念、老年人如何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养老院怎么保证老人的安全等问题。”回国后，陈思在经营养老院方面的最大不同就是理念的变化。

“传统经营理念多为照顾老人的吃住、保证老人的安全，而对老人精神世界的关注比较少。”为此，她鼓励老人成立老年模特队、老年合唱团，建立了团体心理咨询小组，还积极动员老人们通过设立老年委员会自主、自立地为自身服务。

有些刚来养老院的老人，一开始情绪低落，感觉自己被“抛弃”，往往孤独而恐惧，也会失落和无力。陈思试着把自己在大学中学到的心理知识融入各种活动中，始终不断尝试从新的视角给养老行业带来新的想法。她细心地了解每一个老人的性格和爱好，让他们能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潜移默化地疏导老人焦虑的心态。

在老年公寓的院子里，陈思陪老人赏花。 本报记者杨青摄

吕阿姨是养老院里公认的“歌星”，陈思就在养老院里为她举办演唱会；蔡奶奶以前是教古汉语的，陈思就请她给老人们讲汉字的故事；边爷爷关注时政，陈思就定期请他给大家解读国家大政方针……

“一提到养老院，很多人就会觉得死气沉沉、了无生气。我要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就想告诉爷爷奶奶们，也想让更多人知道，即便人到暮年，也要尽情去做自己。”陈思说。

在陈思看来，怎样对待老人，是一个社会的文明风向标。每个人都会老，但衰老和死亡也是很多人不愿直视的问题。“我在校主攻人类发展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人从出生，成熟、衰老等每个人生阶段的发展规律和心理特点。我相信，我能为养老事业做些事情。”

## 最想看见你开心

没人和他聊天、总是一个人独处、不爱说话……多年研究心理学让陈思对老人的心理和情绪波动格外敏锐，种种迹象之下，她判断：李爷爷被“孤立”了。

“李爷爷是部队出身，说话嗓门很大，关键还耳背，和别人聊天，人家说啥他听不见，久而久之别人就不爱理他了。”陈思说。

李爷爷的情况让陈思焦虑，老人的孤独与悲伤，是她最害怕的事。

养老院的“文化沙龙”活动常态化后，很多老人主动报名参与，陈思觉得，这或许是拉近李爷爷和大家之间距离的好机会。“为了让李爷爷参加，我反复和他沟通，希望他能给我们讲讲与军事有关的故事，李爷爷同意了。”

让陈思意外的是，李爷爷认认真真准备了好几页的演讲稿，配上李爷爷一贯的大嗓门，演讲效果出奇得好。

这次演讲后，李爷爷成了养老院里的“红人”。“没想到老李还有这能耐。”“老李不简单，是个人才。”……听着大家的夸奖，李爷爷慢慢变得自信，很快就交到不少志同道合的老伙伴。

“老人的事无小事，他们就像孩子，需要悉心关注。”陈思说。

目前，有400余位老人在陈思的养老院生活，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三分之二。有些老人常年卧床，身上插着食管尿管，躺在床上看起来呆呆的，记者在老人眼前晃了晃手，他们并没有反应。

“他们看似没有反应，其实心里都是有感觉的，就更需要耐心照料。我们所有的护工在给老人擦拭或翻身的时候是会不断与他们对话交流的，比如‘李爷爷，现在要翻身了’‘张奶奶，下面我们擦擦脸’。我们也会经常和卧床的爷爷奶奶们说说话、拉拉手，我们相信，他们都能听得到。”陈思说。

面对一些老人“人老了，真没用”等感慨，一向温柔的陈思说，“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价值，没有人是‘没用的’。”

“人到暮年并非花期的尽头，反而因花开持久而越发绚烂，除了吃好住好，我更想让每一位夕阳奶奶都能度过一段绚烂绽放的快乐晚年。”

## 最怕和你说再见

在陈思的家里，有一个红色的布包，里面是一个屏风摆件，屏风上绣着两只小猫，惟妙惟肖，十分可爱。这是李爷爷“送”给她的结婚礼物。

李爷爷和王奶奶来自北京，每到夏天老两口都会一起来避暑。李爷爷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高学历的陈思让老两口很是喜爱。李爷爷知道陈思爱吃茨苓饼，每次从北京来都会给她带。“等你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定来给你送上祝福。”李爷爷曾不止一次这样说。

2015年的夏天，老两口没有像往常一样来避暑。陈思觉得奇怪，就打电话给他们。原来李爷爷突发疾病住院了。不久后，王奶奶告诉陈思，李爷爷终究没有挺过来。听到这个消息，陈思心里难受极了。

在陈思结婚前几个月，王奶奶来养老院收拾东西时，拿出了一个红色的小布包交给她，里面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屏风。“爷爷知道你喜欢小猫，生前特意买了这个屏风，本来想在你结婚的时候亲自送给你当结婚礼物的，现在看没有这个机会了。”王奶奶说。

那一刻，陈思泪如雨下。“我觉得我们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婚礼上，陈思邀请了一大桌养老院里的老人。“站在台上望下去的时候，老人们纷纷向我招手，那一瞬间，我感觉李爷爷就在他们中间，和许许多多的老人一起见证我的幸福。”

汪奶奶是一位重度的小脑萎缩患者，但是总能让人感到快乐，她几乎每天都会到陈思的办公室门前“打卡”，和她聊天。

有段时间，陈思在家待产，回到养老院后，发现天天来“打卡”的汪奶奶不见了。原来，老人家突发脑梗卧床了。再见到躺在床上依靠鼻饲管维持、已经消瘦不已的汪奶奶时，陈思难掩泪水。

在陈思心里，别人一般只有4位爷爷奶奶，而她却有400多位。“如果当时我留在华尔街，如今最多就是众多金融从业者中的一员。在养老院，我是陪伴这400多位爷爷奶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人，能为他们制造幸福，这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希望老人们在养老院里生活得更有质量有尊严，即便未来走到离别的岔路口，我们也不会遗憾。”陈思说，“我们国家的老龄化速度非常快，老龄人口的数量非常庞大，养老问题是每个家庭都不可回避的。我想为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新的想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未来“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培育养老新业态”创造了重大机遇。

陈思说：“看到这个消息，我特别开心，这就是对当年我投身养老领域时，听到的那些劝阻、误会甚至理怨最好的回答，也是我继续奋斗的最好理由。”

# 青年节

## 28岁的“我”@“28岁”的你

最朝气蓬勃的季节，遇见最朝气蓬勃的节日；最朝气蓬勃的节日，遇见最朝气蓬勃的你——《新华每日电讯》“青春版”《新时代@新青年》今天亮相了。

毋庸讳言，“读屏时代”选择多，一些年轻人对纸媒“爱搭不理”了。但传播更一再证明，任何一种传播形式都不能包打天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各有长短。我们相信，“青春味道”的报纸能够汇聚“青春人气”。

正如百年前的《新青年》那样，以“最青春”的姿态亮相，成为青年人的“自己人”。正是在《新青年》等的启蒙下，一批最先进最勇敢的青年聚拢在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再造青春中国。

或许是巧合，中共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而1993年1月1日创刊的《新华每日电讯》，也是28岁。28岁，青春澎湃的年纪，堪当青年的代名词。

青春恰时来。我们推出的《新时代@新青年》，就是想打破“次元壁”，拥抱新青年，扩大“朋友圈”，结识“小伙伴”。

青春之刊，为青春的你而办。

我们将开门办刊，你的奇思妙想，尽管砸过来，you can you up。晴天雨天刮风天，都盼你来聊聊天，可以吐槽拍砖，点题“下单”，参与办刊。

我们将不吝气力，与青年交心，为青年“带盐”，帮青年解惑，让青春气息，跃然纸上。

纸短情长，期待我们互为“铁粉”。在《新时代@新青年》上，你永远是C位。 （《新时代@新青年》编辑部）

为社会安宁

# 当青春遇见警服：一支画笔破大案

■朱允宏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科影像专业的模拟画像师

公安部第六批青年人才库成员，入选贵州省刑事技术专家库

青春是当下，奋斗是道路，理想是远方。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我们这一代人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只有奋斗方能彰显青春本色，不辱使命，不负韶华，未来可期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视频

本报记者胡星、杨欣、汪军

“你最近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你觉得他像不像卡通动物？”

“他的神态是凶一点还是和善的？”

……

问话迂回，不着具体样貌，心中已勾勒出一个陌生人的大致形象。手中画笔翻飞，寥寥数笔，陌生人形象已经跃然纸上。

作画者名叫朱允宏，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科影像专业的模拟画像师，公安部第六批青年人才库成员，入选贵州省刑事技术专家库。他从事模拟画像16年，靠着一支画笔，帮助警方破获多起大案。

而画上的陌生人，则是记者的同事。作为测试，朱允宏在记者的描述中画出了这名同事，这些问话里很少有对五官具体形状的描述，却已画出七八分神似。

## “我的工作是提取记忆”

朱允宏5岁学画，一直学到大学毕业，在朋友和老师的眼中，“这家伙应该是往艺术家的路子上走的。”毕业入警，着实让大家吃了一惊。

“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党员。我从小想当兵结果没当上，进入警队，算是对戎装梦的弥补吧。”朱允宏说。

当年警队的工资只有几百块，而他在学校靠画画，每个月已经能挣几千块了。一腔男儿热血，比收入来得重要。

刚参加工作的朱允宏信心满满。对于学画多年的他来说，简单的素描驾轻就熟。“目击者怎么说，我就怎么画，这有什么难的？”而第一次失败，给了他一记闷棍。

2006年，辖区内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受害者描述嫌疑人时，一口咬定嫌疑人长得像某明星。“这说明相似程度特别高，画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刚入行的朱允宏，并没有觉得此案有多难。

对照明星样貌画的通缉令挂到了网上。可直到两年多后，嫌疑人才落网。

在看到嫌疑人长相之后，朱允宏傻眼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连受害人自己都没有认出来，像什么明星嘛！”多年后提及这场让他印象最深的败绩，朱允宏依旧意难平。

“人会对自己的记忆进行加工，如果只听当事人的描述却不加判断，做不好这个工作。”朱允宏解释道。也正是经此一案，朱允宏意识到，不同的人在特定环境下对相似的人长相的记忆是不同的，描述起来更是千差万别，而摸清这其中的差异，才算是真正入了行。

“我的工作是在提取记忆，不是画画。”他说。

## “这一跪，把我留在了警队”

工作的前几年，朱允宏的信心被一点点打磨干净，最初的热情也在慢慢消退。

“想象中警队里提枪跃马、驰骋疆场的感觉根本没有，每天就是跟画笔做伴。”现实与想象的落差太大，就连偶尔抓人时大喊一声“别动，我是警察！”都能让他激动半宿。

因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卡不到合适的地方”，工作第四年，朱允宏递交了辞职信。

就在那段浑浑噩噩的日子里，一桩刑事案件，将他拉了回来。

“那天早上，受害人从医院直接送到了刑侦队，是个衣乖巧的小女孩儿，受到的伤害很严重。”朱允宏回忆道，看着眼前虚弱的孩子，消极的工作态度一扫而光。“那是一种强烈的保护欲，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帮她抓到坏人。”朱允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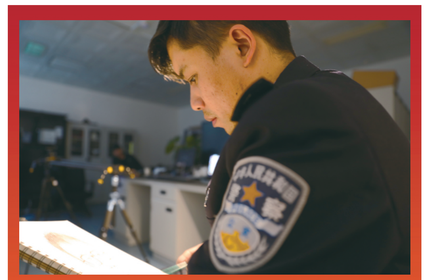
人像模拟工作持续了一早上，女孩很虚弱，描述一会儿要睡一会儿，朱允宏也不去抠太多细节。“你不可能问她鼻子怎么样嘴巴怎么样，人在那种极端环境下不可能对每一个细节记得住，问太细了，会污染她的记忆。”朱允宏说。

好在女孩表达能力清楚，记忆力好，一句“那个人长得有点像头猪”，让朱允宏找到了突破点。“这种像某种动物的描述，可以定下很多信息，比如说像猪，那一定是脸部脂肪较厚，鼻头肉，嘴唇厚，再配合其他信息，应该就差不多了。”朱允宏说。

专案组用这张画像发布了协查令，很快就有人认出了嫌疑人，当天下午就将其抓获。

傍晚时分，朱允宏走出刑侦大楼，电梯间挤满了人，都是女孩的亲属。一位警察看到朱允宏，指着他对亲属说：“这就是画出坏人的朱警官！”

亲属们泪水涟涟，扑通就跪下了。



朱允宏正在模拟画像。 本报记者杨欣摄

说到此处，朱允宏也双眼泛红。“很感动，职业荣誉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能帮受害者抓到坏人，这不就是做警察的初衷吗？

“这一跪，把我留在了警队。”朱允宏说。

## “三十而立那天终于突破了”

人留下了，但那个从入职以来就困扰朱允宏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在目击者的描述和最后画成之间，大量依托科学和经验，分析和推理至关重要，也是最难的部分。由此带来的挫败感依然挥之不去。

30岁生日的前两个星期，邻县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朱允宏受委托前往调查。案件相关目击者有十多人，朱允宏一头扎在当地两个星期，从十多名目击者的描述提取碎片，拼凑成像。

然而面好之后，十多名目击者却都说不像，挫败感再次袭来。可这一次朱允宏在低落的情绪中坚持了自己的判断。

第二天一早，当地警方打来电话，告诉他被抓获的嫌疑人照片已发送至邮箱。朱允宏紧张地点开照片。“很像，我坚持对了，这是我最好的30岁礼物。”朱允宏说。

2015年，朱允宏接到一个任务：专案组在梳理旧案时，找到一名嫌疑人年轻时候的照片，作案时间是在1993年，随后嫌疑人出逃，石沉大海。

照片上的嫌疑人只有24岁，如今已年近半百。“按理说，这种通过二十几岁画五十几岁的任务，不是很难。”朱允宏说道，“但嫌疑人逃窜外地，不能回家，不敢有正经工作，提心吊胆，相貌应该不会养得白白胖胖，而相应该会比照片更沧桑、削瘦，不能完全按当年的照片来。”

随后，警方通过朱允宏画的画像，终于在西北某省走访时，让当地群众认出了嫌疑人，最终将其抓获。而发回的嫌疑人近照也正如朱允宏猜测的那样，“他的日子很苦，面相应该是苦哈哈的那种。”

## “我们的技术也在更新”

朱允宏的另一手“看家本领”是现场还原。“人像模拟这块儿弄熟了以后，就开始琢磨现场还原，因为这也是需要一定的美术基础。”朱允宏说。

在很多案件的实际侦破过程中，案发现场的还原对于案件的侦破至关重要。

2014年，某市发生一起爆炸案，现场破坏严重，给侦破工作带来极大难度。“现场什么都没了，都是碎片，如果没有案发当时的情况，很多判断下不了。”

朱允宏的新技能也因此派上了用场：根据现场的碎片，结合描述、炸药当量产生威力的模拟等手段，朱允宏和团队模拟出了爆炸前的场景。

“多少人，现场有什么东西，甚至每个人当时是什么样的动作，我们都做出来了。”朱允宏说。在随后的案件侦破过程中，这份现场模拟图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场还原除了对侦破有帮助，对一些案件的后续审理也必不可少。

2016年，一名在1997年犯下刑事案件的嫌疑人被捕。刑事诉讼环节当中，需要现场指认，而当时的犯罪现场已经被拆除，现场指认存在困难。

朱允宏花了两三天，根据当年留存的现场勘验资料，将案发现场一栋三层小楼还原出来。“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诉讼环节就会存在漏洞。”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脸识别等刑侦技术不断更新和发展，一些人开始质疑人工的模拟画像是否还存在存在的意义。对此，朱允宏并不担心。“刑侦技术在更新，我们的技术也在更新，例如现场三维重建、图像真伪鉴定等。”

在朱允宏的实验室里，摆放着许多先进的设备。朱允宏指着一台3D打印机说：“它能用3D手段直接打印出一个现场进行还原，但仍需要我们去进行操作，这里面的经验、机器还是无法取代的。”

另一方面，通过画笔模拟人像，还能弥补现代技术的盲区。“例如没有监控覆盖的农村地区，或者对于模糊监控的还原处理，都有我们的用武之地，这个工作依然有它的价值。”朱允宏说。

设备的更新，实际上也是对技能的更新。“夜里像素很低的监控、面部带有遮挡物的监控，或者是只有一个侧脸的监控，都需要我们去还原和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视频